



东西作品 伍

在恐怖的地震爆发后，少年春雷浑身插满玻璃碎片逃跑出来，却感觉不到疼痛，因为他的心里装着一位美丽的女子。

你不知道她有多美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你不知道她有多美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你不知道她有多美 / 东西著. — 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1.11

（东西典藏文集）

ISBN 978-7-5399-4877-5

I. ①你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18058号

书 名 你不知道她有多美

作 者 东西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、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（<http://www.jswenyi.com>）

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203千字

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，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877-5

定 价 28.00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序

今天，凡是和文学沾边的人都感觉到了读者的严重流失，曾经亢奋的文学不得不接受疲软的现状。有人说这是文学回到正常，有人说这是读者不思进取，也有人说读《红楼梦》难道会影响生活质量吗？文学留给文学工作者一片哀叹和反思。但是，我分明又看见广告在寻找诗意，新闻在讲故事，短信在优化语言，网络在展开想象，影视在吸收思想。文学似乎又无处不在，它的寄生能力好像从来没这么强大过，人们对它的需求也从来不曾熄灭，只不过是把整车皮、集装箱似的进货变成了各取所需的零星采购，在过去“来单照收”的流程上增设了验货关卡，读者对文学的衡量不再是一把尺子，写作的标准因此越来越多。

过去作者们只为文学杂志写作，以能登上名刊为荣，也只有发行量大、影响广泛的刊物才有能力把陌生者变成名作家。文学杂志几乎是作者们成功的必经之地，想要出名就得先在这里接受考验，所以，大部分作者都在文学杂志的标准下构思。但是现在，写作的道路纵横交错，作者们完全可以绕道而行，不想上杂志的直接在出版社出书，不想出书的直接把作品挂到网上，也可以先写影视剧本再改成小说，或者让作品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学评奖……每一种模式都有其标准：杂志有文学的基本标杆，出版社有市场判断，网络有点击率，影视看票房和收视，评奖看主题。写作有了更多的去

处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，再也不用担心吊死在一棵树上。

虽然多种标准让写作有了繁荣的可能，作者们曾经千呼万唤的创作环境也终于出现，问题是宽松的环境常常伴随降低标杆的危险，作者们完全有理由在各个标准之间游弋。获不了奖可以用发行量来安慰，上不了杂志能在网上赢得点击率，出版不了的小说有影视公司改编，卖不动的书或许能被评论家叫好。写作者们照搬阿Q的“精神胜利法”，在这里受伤到那里抓药，很少有失败感。写作变成了一件最容易的事，它受宠于过度的自由，最终把多种标准变成了没有标准。只有对此足够警惕的作者，才有可能维护文学的尊严。“因为对于我来说，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书难写；文学的进程越来越复杂了。”加西亚·马尔克斯就曾经有感而发。

但是，对于我来说，写作绝对有一种不变的标准，那就是“身上响了一下”。这是爱因斯坦的理论，当他看到他的计算和未经解释的天文观测一致时，他就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。借用到写作上，“响了一下”可能是发现，也可能是感动，甚至是愤怒。没有人敢怀疑写作是脑力劳动，“思考”曾经是写作的最高追求，不少作家都有以小说达到哲学高度的企图。但是，格言不利于情感表达，说理不等于小说。有觉悟的写作者于是呼唤心灵，主张用心灵写作，忠实于自己的内心，批评过分的智力游戏，抛弃对脑子的过度依赖。这样的写作要求似乎已无可挑剔，然而纳博科夫却不满足，他说他的作品主是为那些具有创造性的读者——那些不是仅靠心也不是靠脑，而是靠心灵和大脑和敏感的脊背一同阅读的艺术家的准备，这样的读者能从脊背的震颤中感受到作者想传达给他的微妙的情思。纳博科夫“脊背的震颤”就是爱因斯坦的“响了一下”，他们都强调身体的反应。由此可见，写作不仅是脑力劳动，还是心的事业，更是身的体

验。所以，米沃什说：“诗人面对天天都显得崭新、神奇、错综复杂、难以穷尽的世界，并力图用词语尽可能地将它圈住。这一经由五官核实的基本接触，比任何精神建构都更为重要。”

这才是真正的“身体写作”，它不是“脱”也不是“下半身”，而是强调身体的体验和反应，每一个词语都经由五官核实，每一个细节都有切肤之感，所谓“热泪盈眶、心头一暖”都在这个范围。如果写作者的身体不先响了一下，那读者的脊背就绝对不会震颤。所以，每一次写作之前，我都得找到让自己身体响起来的人物或者故事，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和发现。不管写作的标准有千条万条，我相信只有发现秘密、温暖人心、触动神经的文学，才会在低门槛前高高地跃起，才有可能拉住转身而去的读者。

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，给了我一次拉扯读者的机会，但愿我没把读者们的衣袖扯破。这一系列作品都曾经在我的身体里“响了一下”，却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在读者们的身上再响一次？我曾经过着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，几乎每天都《耳光响亮》，因为《你不知道她有多美》，所以感叹《我为什么没有小蜜》……“小蜜”之后就是《后悔录》，后悔之后就喊《救命》，终于自己把自己套牢了，才问《谁看透了我们》？就这样《慢慢成长》吧，就让这些烫手的字《迈出时间的门槛》，渐渐地《走出南方》。

2011.10.19

目 录

- 001 / 双份老赵
- 011 / 你不知道她有多美
- 023 / 我们的父亲
- 035 / 保佑
- 057 / 伊拉克的炮弹
- 077 /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
- 103 / 送我到仇人的身边
- 123 / 我们的感情
- 137 / 雨天的粮食
- 145 / 一个不劳动的下午
- 155 / 溺
- 165 / 戏看
- 179 / 商品
- 193 / 我和我的机器
- 205 / 飘飞如烟
- 215 / 我们正在变成好人
- 231 / 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
- 245 / 把嘴角挂在耳边
- 263 / 天上掉下友谊

双份老赵

老赵其实不老，“老”只是一个亲切的称呼，相当于“阿”。他长着20多岁的头发，30多岁的皮肤，却具备了100岁的智慧。自打识字那天起，他的脸上就出现了思考的表情。这种表情一直保持到现在，如果不小心辨认，还以为来自他父母的基因，但实际上却是他勤于皱眉头的结果。

七年前，小夏亭亭玉立，说漂亮有漂亮，说气质有气质，是某家银行的职员。尽管追求她的男子排了长长一列，却没一个被她相中，原因是他们要么长得太白，要么显得幼稚，无法给她一种落地的感觉。直到老赵这张思考型的脸庞出现在窗前，她的心里才“咯噔、咯噔”。开始，老赵也不是来给她“咯噔”的，而是来存款，取钱。因为经常来，彼此由点头到交谈，渐渐地就混熟了。熟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小夏劝老赵把钱全部存入本行。老赵说：“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一个筐里，万一没拿稳，那就只剩下我这个蛋了，穷光蛋的蛋。”

这是排名数一数二的银行，哪怕所有的银行都倒闭了，也轮不到它倒闭。更何况老赵的那点钱就像沧海一粟，无论存进去或者取出来都不影响银行的总量。小夏觉得他多虑，甚至认为他不信任自己。老赵说：“我可以信任一个人，但不可以信任一个集团。”而小夏偏偏把银行当亲爹，并用它来检验老赵的忠诚度。老赵问：

“难道喝一口茶，连杯也要一起吞下去吗？”

小夏说：“单位就像我的衣裳，你不会只爱我的身体吧？”

老赵于是又存了一笔定期。小夏问他是不是把全部都存进去了？老赵气得直打喷嚏，忍不住给她上课：“就像一个人不能只有一个信仰，否则，委屈的时候你都找不到安慰的理由。一家人不会同时上一条贼船，也不会同时坐一架飞机。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找干爹？民间说法是保自己长命，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多个干爹多条后路。”小夏被这剂猛药呛得连声咳嗽。她终于落地了，心像踩在水泥地板上那么踏实。不过结婚之前，她还得考验考验老赵。

小夏打开地图，指着最远的地方——麦哲伦海峡，说：“怎么样？”老赵说：“只要你开心，下个月就去。”小夏感动了，手指在地图上跳舞，舞着舞着，就舞到了夏威夷群岛。她说：“偶心疼钱，还是选近一点儿的地方吧。”老赵一拍桌子，整个太平洋都倾斜了。他说：“看不起人是不是？知道吗，你花谁的钱，谁就是交桃花运。”小夏的手指立即从夏威夷起飞，这回跳的是芭蕾。手指优雅地划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像两只白天鹅落在桂林的山头。“就这吧。”小夏说。老赵被小夏变化的速度搞晕。他用一秒钟倒了倒时差，说：“对我的钱包，请你务必做到浪费光荣、节约可耻。”小夏笑了：“浪费你的，那不就等于透支我的未来吗？”

最后，他们选择了西部的一座山峰。那是个热门的景点，好多名人和有名字的人都去爬它。有位著名的董事长，每个季度都带着一群记者去爬，每爬一次，公司的股票就连续涨停三天。老赵和小夏也想让他们的感情股涨一涨，于是都跟单位请了假。登机之前，老赵为每人买了两份保险。小夏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尖尖。她一坐上飞机，就把脸靠住老赵的肩膀，死心塌地做他的零件。渐渐地，靠

的和被靠的部位都有些麻，但是，谁都舍不得动一动。他们只用一个姿势就完成了二千多公里的飞行。

到了山下旅馆，小夏惊呼：“糟糕，我只预订了一间房。”老赵说：“难道还需要第二间吗？”“当然，我是有原则的。”说这话时，小夏把嘴认真地撅起来，不像是反话正说。老赵问总台还有没有多余的房？服务员说：“房间都必须在十天前预定。”老赵双手一摊，耸了耸肩膀，恳请服务员为他在走廊上加张床。服务员说：“不可以走廊上加，但可以加在房间里。”老赵像领到结婚证那么高兴，扭过头来征求小夏的意见。小夏说：“我一紧张就会失眠，一失眠就无力气爬山。”老赵说：“出来就是想放松，你先别紧张，千万千万别紧张……”

晚饭后，老赵跟着小夏进了房间。他们一个坐在椅子上，一个坐在床头，面对面地聊了起来。老赵越聊越来劲，不仅语速加快，而且满脸通红，仿佛雄鸡高唱，仿佛要这么一直唱到天亮。但是，小夏却聊得很不专心，她在为老赵今晚睡什么地方而不停地开小差。老赵说：“既然当时你只订了一间房，那就说明你早已默认同吃同住这一事实。”小夏摇头，两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双肩，忽地就缩小了，小得像只蚂蚁，让老赵和她的距离顿时变得遥远。老赵问：“难道你真不希望我住在这里？”小夏的头立刻变大，它毫不含糊地点了一下。老赵又问：“你确定？”小夏连连点头。凡事都问两遍，这是老赵多年养成的习惯。他说了一声“晚安”，便抬屁股，拉行李。小夏问他去哪？他说：“睡觉。”小夏说：“不是没房了吗？”老赵说：“我就怕你在关键的时候讲原则，所以出发前也预订了一间。”小夏惊讶得眼珠子都快掉了。她佩服老赵，甚至崇拜。

爬山的时候，每人只带了一瓶矿泉水。由于小夏没经验，每次饮水量明显偏多。还没爬到山的五分之一，她就把一瓶水全部喝干了。老赵告诉她，凡是有爬山经验的人，只用水来润润喉咙，绝不能牛饮。小夏责怪他为什么不早说？老赵从包里掏出另一瓶：“因为我早有准备。”爬到一处陡坡，小夏的手被带刺的灌木划破，裂开的口子渗出血来。老赵赶紧从包里掏出创可贴，封堵她的伤口。小夏说：“你想得真周到。”老赵说：“必需的。”

一路上老赵连扶带拉，总算把小夏带到了半山。到了这个高度，他们的视线就开阔了，野心也开始膨胀。看着周围被比下去的山峰，小夏一高兴，嚷着要爬到山顶。坡越来越陡，脚下打滑的次数越来越多。有时，他们的一只脚上去了，另一只脚却滑下去老远，仿佛要分裂身体，闹“腿独”。这样劈叉多了，小夏的裤裆便“嗤”地一声裂开。“还名牌呢，这么不经劈。”她发着牢骚，赶紧蹲下，一步也不敢移动。尽管小夏已多次领教老赵的细心与周到，但这一次她是再也不敢奢望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老赵竟然从背包里掏出了针线。小夏一边缝着裤裆，一边想还有比他更可靠的男人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

当晚，小夏就叫老赵退掉另一间房。他们终于合并了。高兴的事大都相同，这里只说一件不高兴的。临回程的前一天，他俩到商店购物。老赵花了五千元为小夏买了一只玉镯。小夏当场把玉镯戴到手腕子上，频频摇晃，似乎要从上面摇出一首歌来。但是，没等小夏高兴完毕，老赵就偷偷地折回去，又买了一只和她手腕子上相似的镯子，连价格都一样。小夏想多买的这只肯定不是送给他亲人的，否则他不会偷偷摸摸。那么，只能说他还有见不得光的女友？小夏压住心中的不快，计划在回去半个月之后再审他。半个月时

间，他要是真有“见光死”，就会把镯子送出去了。到那时……哼，即使他的脑子转得比计算机还快，恐怕也很难狡辩吧。

旅游归来，老赵每三天就跟小夏提一次结婚，就像一只准时的闹钟。他一共闹了五次，小夏便说：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能不能先交代那只镯子？然后，再来跟我谈婚姻。”老赵的脸红得比闪电还快，仿佛偷东西被人当场拿下。小夏真以为自己抓住了窃贼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差一颗米我就嫁给你了，好险！”老赵额头上的汗“噌噌噌”地往外冒。小夏像猫看老鼠那样看着他，问：“是不是送给前女友了？”老赵抹了一把额头的汗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从头到脚，我就这么一点秘密，你……能不能给我留住？”小夏说：“要么爱秘密，要么爱我，A或者B？你只能二选一。”

老赵只好从柜子里拿出那只玉镯。小夏说：“天哪，你怎么还没送出去？速度也太慢了吧。”老赵说：“为什么一定要送人？”小夏说：“难道就为了锁在柜子里？”老赵说：“我是怕你的那只丢了，或者碎了，才又买了这只。如果你高兴，一只手戴一个，两只手可以同时漂亮。”小夏的脊背轻轻一颤，那是被感动的信号，但她仍然强迫自己保持足够的警惕，说：“你骗人。”老赵把柜门敞开。小夏看见柜子里摆满物品，有小时候用过的布娃娃，有中学、大学的毕业证，有奖状、邮票、相册、移动硬盘、钥匙、存折、保险单、速效救心丸、相机和手表等。凡柜子里的统统双份，只有手表是单身，因为另一只正戴在老赵的腕子上。小夏顿时结巴。她说：“原、原来你喜、喜喜欢收、收藏。”老赵摇头，说：“多年来，我像保护内裤一样保护这个秘密，没想到还是被你撬开了。我担心这些东西丢失，就多备了一份，这样心里巨踏实。”

还用得着考验吗？小夏心里现在是踏实的双倍。冬天，他们把

婚结了。由于老赵还保持着买双份的习惯，所以他们经常要像资本家那样，把多余的牛奶或者豆浆倒掉。小夏看着白花花的液体，仿佛看到了奶牛和挤奶姑娘，甚至还想到了弯腰种豆的农民，心里实在不忍，于是就咬牙喝下去。天天这么喝双份，吃双份，她不仅口腔上火，还感到胃胀。一次，她稍微把嘴巴开大了一点，胃就撑得像个气囊。她站也不舒服坐也不舒服，胃是越来越痛。老赵不得不把她送去急诊。吃了药，打了针，她的胃才慢慢愉快。胃一愉快，她就拍老赵的头，说：“你想让我胃下垂呀？我是来跟你生活的，什么叫生活？不光是吃吃喝喝，还包括精神内容。我又没两个胃，你干吗天天买双份？你要是再这么买下去，我就不让你上床。”

老赵响亮地答应，果断地执行。但习惯毕竟是习惯，它经常让老赵情不自禁。有时回到楼下，老赵才发现自己犯错。于是，他把多买的那份菜呀肉呀什么的顺手送人，也不管认不认识，人家愿不愿意，反正他见谁送谁。因为送得不合情合理，再加上他的动作有点神秘，人家还以为他想用小恩小惠勾引正经女子。一天傍晚，四下无人，老赵提着一堆菜站在凛冽的寒风中不敢上楼。忽然，他看见一女的从楼门走出来倒垃圾，便把多买的那份菜不分青红皂白地塞过去。那人问：“什、什么意思？”他说：“帮帮忙，别让我老婆知道。”那人一跺脚，说：“我就是你老婆。”老赵这时才看清，原来真是小夏，吓得手里的菜全撒在地上。

小夏跳脚拍墙，震怒。她没收了老赵的工资本，取消了他的购物权。老赵一下就消极起来，连幽默都存了定期。他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家务基本不做，每天就懂得感叹：“还能有什么作为？”小夏说：“你可以跑步。”老赵说：“反正又跑不过刘翔，跑步干吗？”晚饭后，他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一个姿势，十个夜晚，皮沙

发上留下了他臀部和肘部的凹坑。小夏说：“你还想不想当爸？”他说：“想呀，想得一听到有人叫爸我都答应。”小夏说：“那还不赶快起来培育种子？”老赵一激灵，从沙发上弹起来，发现还有一件人生大事没完成，当晚就跑了两公里。一连跑了几天，老赵觉得不能光有良好的种子，还必须具备优质的土壤。于是，他把小夏拉出来一起跑。除了跑步，他们还打羽毛球，做俯卧撑，引体向上，冬泳，爬山，骑自行车，好像不是在为造人做准备，而是要参加奥运会的全能比赛。

他们选好孩子未来的星座，掐准孩子将来入学的时间，然后倒推八个月，用发射火箭那样的精准态度，锁定一个夜晚。他们就要播种了！但是，当双方的情绪都高涨难耐的时候，老赵忽然罢工，从床上坐起来。小夏说：“是不是要我付小费？”老赵说：“我不能只有一个孩子。”小夏说：“计划生育，只准一胎。”老赵说：“再准备准备，也许你能怀上双的。”小夏说：“为什么非得双的？”老赵说：“因为一个孩子太孤单，因为我不敢保证孩子将来不患绝症、不被误诊、不出车祸、不遇自然灾害、不被误伤、不被误判、不被强拆……所以，我需要双的。”小夏听得脊背发凉，紧紧搂住老赵，说：“老公，我同意怀双胞胎，但今晚你必须把该做的事做完。”老赵戴上一个套子，想想，又戴上一个。小夏说：“有必要同时穿两双袜子吗？”老赵说：“谁敢保证戴一个不漏油？万一碰上次品，你就没怀上两个的机会了。”

除了继续锻炼身体，小夏还定时服用药片。资料表明，那些药片能促进排卵、增加激素，极可能为老赵同时提供两个靶标。但是，人不胜天。一年后，他们的孩子出生，不是双的，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。老赵和小夏爱得不行，即使孩子睡觉也舍不得放到

床上，而是轮流抱在怀里。从此，老赵不再买双份，而是尽量想法子把一块钱掰成两块钱来花。孩子犹如灵丹妙药，一下子就把老赵的习惯治好了。

就像房价似的，孩子一天一长，天天长月月长，到她三岁的时候，原先可以买一套房的钱只能买一个客厅了。小夏指着孩子问老赵：“你打算给她留点什么？”老赵满脸迷惘，说：“还没到留遗嘱的时候吧？”小夏说：“我是说房子，你能不能给她留一套房子？”老赵说：“我想买房，但钱不答应。”小夏摊开手掌伸过来，像是乞讨。老赵的身子往后一闪，说：“我真的没钱了。”小夏说：“不是还有一本存折吗？我在柜里看见过的。”老赵说：“你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我现在已经不买双份了，按理你应该把工资本还我才是。”小夏说：“房价飞涨，我们再不整合资金，将来连一间厕所都买不起。”老赵像性饥渴的男女那样不经劝，一眨眼就从手包里掏出存折。小夏把两个人的四本存折打了合计，然后递给老赵，说：“选套房吧，不够部分到我们行去按揭。”老赵屁颠屁颠地选了一套现房，立即请人装修。他把新房的甲醛一放干净，就拿到了一张出租合同。合同上的收入正好填了按揭的窟窿。他们现在有收入，未来有投资，生活惬意，举止优雅，谁都不说粗口话，更不会骂房价上涨。

一天，小夏在打扫房间的时候，发现老赵柜子里的物品全都变单了，连那只玉镯也不见了。小夏问老赵：“难道它们有脚，自个儿出门旅游去了？”老赵说：“为了买房，值钱的都卖了，不值钱的都丢了。”小夏将信将疑，趁老赵不在家翻箱倒柜，寻找那些物品。越是找不到，她就越好奇越不服气，甚至连当侦探的念头都产生了。她把家里的抽屉全都拉出来，倒扣，发现一串崭新的钥匙被

透明胶粘贴在底板背部。为什么要把钥匙藏在这里？显然是不想让我知道。为什么不想让我知道？肯定是有秘密。小夏一把扯下钥匙，反复地看了一会儿，转身冲出门去。

自从新房开始装修，小夏就没来过。她既是避甲醛，也是避噪声，更是因为照顾孩子没得空闲。现在，她急火攻心地来了，钥匙还没插进锁孔，魂已钻进房间。或许是着急的缘故，第一下，她手里的钥匙没把门扭开。她扭第二下，锁头不动。她真不希望锁头转动！但是，第三下，就在她准备高兴的时刻，门却“哒”地一声敞开。客厅里，所有的家具包括摆设都和她家里的一模一样，连窗帘、地板的颜色和款式都与那边的相同。不小心，她还以为自己碰上了那个家。她掂起脚后跟，轻轻地走进来。鞋柜一样，冰箱一样，橱柜一样，就连抽屉里装的东西也没多大区别。次卧一样。书房一样。小夏打开书房里的柜子，看见从那边消失的布娃娃、毕业证、奖状、邮票、相册、移动硬盘、钥匙、保险单、速效救心丸、相机和手表等全都摆在这边。原来，老赵偷偷摸摸地把家给复制了。主卧的门关着。小夏来到门前，叮叮当地选择钥匙。门忽地开了。小夏惊得一倒退，发现开门的竟是自己。天哪，她长得就像是我的亲妹妹！她们相互打量，仿佛在照镜子。照着照着，她们的目光都分别落在了对方的左手腕子上。

老赵犯重婚罪，被判了刑，被关进了监狱。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不可能高兴，偶尔高兴了，他就对身边的犯人说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至少有两个女人想我。如果我死了，起码有两个女人会哭……”

“呸！”有人打断他的话，骂骂咧咧地说，“别牛逼，恨你的人也有两个。”